

一本难得的好书与应该避免的几个讹误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订讹

姜朝晖¹,雷恩海²

(1.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2.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朱自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教授,研治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成绩斐然,也是较早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驱者之一。朱先生是成就斐然的作家,对创作的甘苦有着深切细致的体会;又是学养深厚、博古通今的学者和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是独到而深刻的,而且能够融古通今。可惜,朱先生的批评史著作传世不多,难以窥其精深博大。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一书,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不足之处在于笔记者及出版者讹误颇多,影响了此书的质量,今略作校正,以期再版时修订,争取达到尽善尽美。

[关键词]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讹误;校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8)06-0115-02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教授,长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的中文系任教。朱先生研治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成绩斐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收录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附《犹贤博弈斋诗钞》)、《古诗歌笺释三种》、《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收录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的《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更是脍炙人口,曾一再印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的爱,其影响于学人非一代也。读者在阅读受益之时,同时也希冀作为一代名教授的朱自清先生能够有更多的教学科研成果被发现而公之于世。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印行了刘晶雯先生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朱自清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1]的笔录,从而使得朱先生的研究得以永存人间,以嘉惠学林。朱自清先生是成就斐然的作家,对创作的甘苦有着深切细致的体会;又是学养深厚、博古通今的学者和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是独到而深刻的,而且能够融古通今。今读《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足可领会其提纲挈领、笼罩群言的本领,亦可体悟朱先生的真知灼见,通读一过,真是受益非浅。此书经过刘晶雯先生的整理,刘先生在《写在前面

的话》中说:

现在我面前的这份朱自清先生讲授《中国文学指证研究》课堂笔录稿,就是根据我当年的笔记誊抄下来的。基本上是原样照抄,只有个别地方因记录文字太简略,不完整,旁人不易看明白,才稍加补充、修改。有少数引文不尽准确,已按原文校正。

但仍然有一些明确的错误,有些可能是排印之讹误,有一些则可能是朱先生讲授时引用而不准确,个别之处亦是朱先生误记。笔者通读此书,随手将这些讹误记录下来,以求教于同好。所记录讹误,标出所在页码及行数,前面为此书原文,后面乃改正之处及原文出处。

页4行19,《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此乃《国语·楚语》:“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引文完整则意思就比较明确了。

页13行8,孔子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何为?”引文出于《论语·子路》,曰:“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页27行7,“本是《鲁颂·駉》篇之语”;駉,误,当为“駟”。

页29行10,“与天地产生者”;当为“与天地并生者”。

同页行20,“恒久之主道”;主,乃“至”之讹误。

[收稿日期]2008-05-09

[作者简介]1.姜朝晖(1968-),女,陕西安康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2.雷恩海(1969-),男,甘肃景泰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唐宋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页 30 行 1,“放象天地”;放,乃“故”之误。

同页行 4,“恒久之主道”;主,乃“至”之讹误。

页 31 行 4,“唐初修六朝之史事三十种”;三十,当系“八”之误。按,唐初修史八种,即《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种。

页 32 行 1,“重养成领袖”;领袖,当系“情性”之讹,据下文“因为在人治背景下,故重养情性,重文与德之关系”可知。

页 32 行 5,“《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此句应该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页 32 行 16,“文道元龟”;龟,当系“龟”之误。尚衡有《文道元龟》一书。

页 36 行 10,“廉”;简体当作“廉”为是。

页 43 行 11,“黄宪汪汪如千顷波”;波,当系“波”之讹。此处引文亦有误,《世说新语·德行》:“(郭)林宗曰:‘叔度(黄宪)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页 47 行 13,“其语也有思”;语,系“歌”之误。

页 48 行 4,“快乐之话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引文有误,此语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页 49 行 14,“以《关雎》起首”;“)”应改为“)”。

页 52 行 5,“山珍海错”;当系“山珍海味”。

页 58 行 6,“答民师书”;当系“答谢民师书”。

同页行 23,“(文以见道)曾国藩《与刘孟客书》提到这一点”;刘孟客,当为刘孟容,名蓉,号霞仙。曾国藩《与刘蓉书》有曰:“来书又以文章欲追欧阳公辈而与之并,而志愿有大于此者将决然而弃去,抑两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国藩窃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而欧阳公《送徐无党序》亦以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途: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孙豹所谓‘立德’也;施之事、见之言者,即豹所谓‘立功’、‘立言’也。欧公之意盖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与言为不足贵,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与朱子讥韩公先文后道,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盖未尝不先后相符。朱子作《读唐志》时岂忘欧公《送徐无党序》之说?奚病之若是哉?”

页 68 行 8,“气盛则言之短长,高下者皆宜”;当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页 70 行 12,“明李何往往用古诗句子”;李指李梦阳,何乃何景明,故“李、何”应该用顿号点开。

页 76 行 9,“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当作“言”。按,此语非陆机所说,出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

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此处朱自清先生误记为陆机之语。

页 78 行 12,“将毋同”;“毋”当作“无”。“三语悟”;“悟”当作“揅”。《世说新语·文学》:“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页 84 行 17,“两晋葛洪”;两,乃“西”之误。

页 87 行 7,“不会吟诗也会吟”,当作“不会作诗也会吟”。

页 92 行 3,“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然相袭”;当作“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然,乃衍文。

页 106 行 21,“导杨讽谕”;杨,乃“扬”之误。

页 113 行 1、页 115 行 2,“怀农堂诗话”;乃“怀麓堂诗话”之误。

页 134 行 15,“宫征靡曼,唇吻遂会”;征,当作“徵”;遂,当作“道”。

页 140 行 12,“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书也。”《沧浪诗话》作“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页 142 行 8,“上文帝论文体薄书”;李贽此文当作“上高祖革文华书”。

页 149 行 19,“江都人曾宪重《文选》”;曾,当作“曹”,隋时江都人曹宪乃文选学的大家。

页 155 行 12,“《旧唐书》一八九卷上:‘儒举传序’”;当作“《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

页 160 行 7,“《文史类》”,删去书名号。

页 186 行 10,“清丽千眠”;千,当作“芊”。

页 187 行 2,“岂直田家清耶”;清,当作“语”。

页 208 行 17,“阮瞻‘三语掾’(‘将毋同’)”;应为“阮修‘三语掾’(‘将无同’)”。

指出这些讹误,并非吹毛求疵,而是为了这一本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讲堂实录在表述上更能精确,以便在以后出版时能够更正讹误,给学人提供一个精益求精的、可靠的读本。这本讲堂笔录,体现了作为大作家、大学者的朱自清先生的学养与眼光,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我们更能体会到此书的价值和将对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对保存并整理了这份讲堂笔录的刘晶雯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因其辛劳,使得这本珍贵的讲堂实录历经劫灰,得以存留天壤间,且化一为万,从而使得后生晚辈得以感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学识与讲堂风度,何幸如之!

参考文献:

[1]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木子]